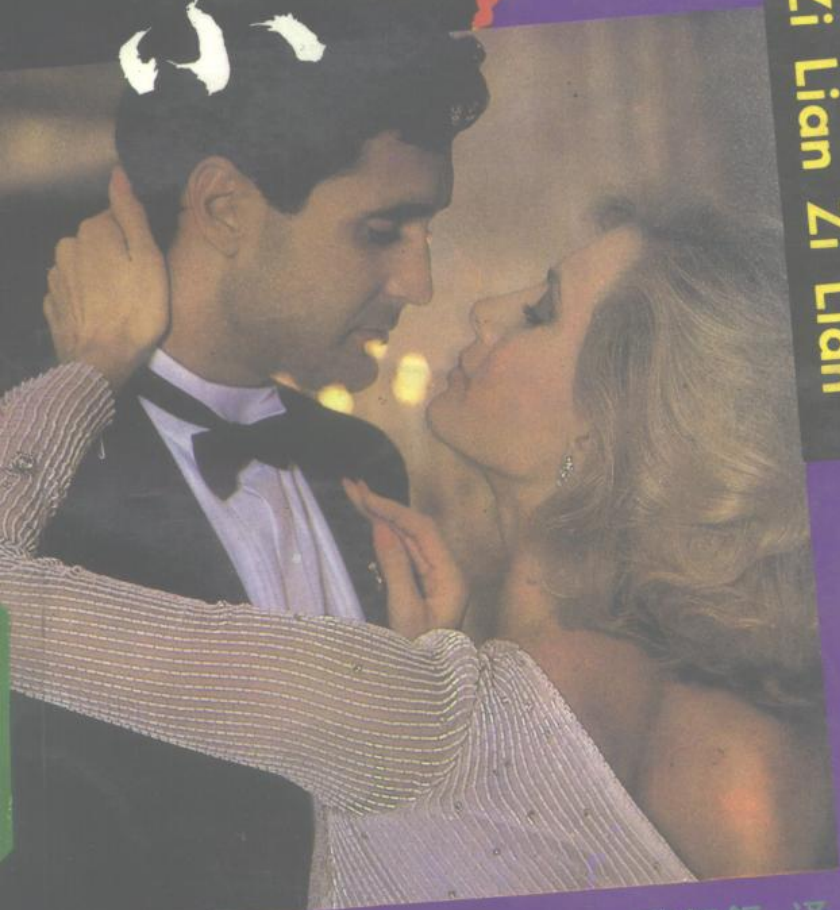


紫恋

Zi Lian Zi Lian Zi Lian



[法] 高莱特 著 戴望舒 译
上海书店

01610

紫恋

[法] 高莱特 著 戴望舒 译
上海书店



沪新登字119号

紫 恋

法·高莱特 著

戴望舒 译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3.375印张 字数107千字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

ISBN 7-80569-396-X/I·114

定价：1.80元



200405757

出版说明

“五四”以来,在我国文学的各个领域内,翻译文学的成绩是卓著的。外国各种文学思潮、各种文学流派、诸多著名作家和著名作品,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来,大大扩拓了中国读者的视野,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同时也促进了我国文学创作的发展,意义还不只这些。翻译文学也和其他文学领域一样,需要积累,有积累才有发展;不能有了新译作,就丢了老译作,事实证明,某些粗制滥造的新译本,并不能“后来者居上”。但我国现代不少翻译作品,乃至名家译的名作,由于种种原因,几十年来没有能够重新出版,几乎已被湮灭。有鉴于此,我们从解放前出版的翻译文学作品中,选出一批,陆续出版,以供研究者参考,并飨广大读者。

本书据光明书局 1935 年出版的初版本重排,原有作者介绍、译后记一仍其旧。

DA 57/33

《紫恋》内容提要

青年舞男弗莱特(昵称宝宝)与一初入老境的女人莱阿相恋。莱阿供给他一切,物质的和肉体的,同时也对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弗莱特在与莱阿周旋之余,爱上了一个美貌少女爱德美并与之结婚。但他禁抑不住对老女人的依恋之情,在经受了心理和肉体的苦恼之后,重新投入莱阿的怀抱。然而,他又厌恶她未施脂粉时的老态。莱阿庆幸重得弗莱特的胜利,但一个因老衰而被弃的悲哀也涌上心来。她最终劝说弗莱特离开自己,去寻找他的青春年华。

“莱阿，把你的珠项圈给了我吧！听见吗，莱阿？把你的项圈给了我！”
从那在阴暗中象铠甲一般闪着光的锻铁雕铜的大床上，一声回答也没有传出来。

“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项圈给了我呢？它带在我身上也和带在你身上一样地好，而且竟更好一点！”

随着绞链的轧轧的响声，床巾的花边翻动着，两只腕部纤细的裸露的玉臂，托出一双懒懒的美丽的玉手来。

“算了吧，宝宝，这项圈你也玩够了。”

“我觉得它好玩……你怕我偷了它去吗？”

在那被太阳映照着的桃色的窗帷前面，他跳着舞，黑魆魆地，象是一个火焰地狱里的翩翩的魔鬼。可是当他退到床边去的时候，从绸睡衣到鹿皮拖鞋，他全身都重复变成雪白的了。

“我倒不怕，”那温柔而轻微的声音从床上回答。“可是你要把项圈的串丝弄坏了。珠子是重的哪。”

“珠子倒是重的，”宝宝郑重地说。“把这东西给了你的那个人，他当然不是拿你开玩笑的。”

他站在那嵌在两扇窗子之间的壁上的长镜前，凝看着他自己的那个不高不矮、生着鸛鸟的翎羽般的头发的、极漂亮极年青的男子的影子。他敞开了睡衣，露出了一片结实而坚固，象盾一样地隆起的胸膛，而在他的牙齿上，在他的黑眼睛的眼白上，在项圈的珠子上，一种同样桃色的闪光存在浮动。

“把这项圈除下吧，”女子的声音固执地说。“你听见我的话没有？”

那少年呆站在自己的影子前面，暗笑着：

“是，是，我听见了。我很知道你怕我拿了它去！”

“不。可是如果我真把它给了你，你也会收下了的。”

他向大床跑过去，象球一般地投身在床上：

“那么怎样！我不是老式人。我想，一个会从女人手里收下一枝珍珠领带针，或是两粒珍珠袖钮的男子，如果女的给了他五十粒珠子他就会觉得可羞，那真是个傻子……”

“四十九。”

“四十九，我知道这个数目。你说我不配戴它吗？你说我丑吗？”

他弯身向那躺着的女人挑拨地笑着，露出了他的小小的牙齿和他的濡润的内唇。莱阿在床上坐了起来。

“不，我不会这么说。因为就是说了你也不相信。你笑的时候能不能不这样地皱起了你的鼻子？在你的鼻子边起了三条皱纹的时候，你是很满意的，是不是？”

她立刻不笑了，用着那种卖弄风骚的老女人的惯技，张紧了她前额的皮肤，垂下了她的下颌。他们互相狠狠地注视着：她，曲肱在她的床巾和她的花边之间；他，侧坐在床沿上。他想着：“她倒说起我的皱纹来了！”而她：“他那样漂亮的人，为什么笑起来会难看？”她思索了一会儿，便高声把她的思想说了出来：

“要晓得你偏在快活的时候有这种难看的样子。你的笑只是出于刻薄和讽刺。这就使你难看了。你老是难看的。”

“胡说！”宝宝被激怒了，大声喊着。

怒气把他的眉毛结到鼻梁边，放大了那生着雄纠纠的睫毛又闪着横暴的光芒的眼睛，微微地放弛了嘴的傲慢而纯洁的曲线。莱阿看着他这种样子：反抗而后屈服，不肯就范但又不能脱逃，越看越觉得可爱，不禁微笑起来，——她把一只手放在那个急躁地在颈下摇动着的少年的头上。她低语着，好象人们调弄一头家畜：

“唉……唉……这算什么！……这算什么！……”

他扑到那美丽的阔肩上去，推耸着他的前额和鼻子，钻到他的熟稔的地方去。他已经闭着眼睛，去寻他的在迟迟的早晨中的闲梦了。可是莱阿却推开了他：

“别这样，宝宝！你不是要到我们的国妖那儿去吃中饭吗？现在已经是十一点四十分了。”

“是吗？我到老板娘那儿去吃中饭？你也去吗？”

莱阿懒洋洋地溜进被窝里去。

“我不去，我要休息一下。我要在两点半钟去喝咖啡，——或是在六点钟去喝茶——或是在七点三刻去抽一支烟，……你别着急，以后她碰到我的时候多着哪。而且，她也没有逼过我。”

宝宝赌气地站着，扮着揶揄的脸儿：

“我知道，我知道为什么！我们请了些贵客！我们请了那漂亮的玛丽·萝儿和她的毒女儿！”

莱阿的游移着的青色的大眼睛凝住了：

“啊！是的！那个女孩子是可爱的啊。比起她的母亲来固然是差一点，但总是可爱的，现在你还是把这项圈除下来吧。”

“倒霉。”宝宝一边除项圈一边叹着气说。“这放在礼盘里倒很好。”

莱阿用一个肘子支身起来：

“什么礼盘？”

“我的礼盘，”宝宝用一种使人失笑的郑重态度说。“我结婚用的那个我的手饰礼盘。”

他跳了起来，用脚临空划了一个舞步，两脚落地后，便用头撞开了门帘，冲了出去，一边喊着：

“我的洗澡水，露丝！快些！我要到老板娘那儿吃中饭去了！”

“一定的，”莱阿想着。“浴室里泛滥着一片湖水，水面上浮着八条毛巾，洗脸盆里满是剃刀刮下来的垢污。如果我有两个浴室就好了……”

可是，象从前一样地，她觉得那是非减去一间储藏室或是隔一角梳妆室不可，于是她便象从前一样地下着这个结论：“我真要忍耐到宝宝结婚。”

她重复仰卧下去，发现宝宝在昨夜把袜子丢在壁炉架上，把短汗裤丢在小衣柜上，把领带丢在莱阿的一个半身雕像的头上。对着男子的这种急躁的杂乱，她不禁微笑着，把她的嫩碧色的、还保留着栗色的睫毛的沉静的大眼睛，微微地合拢了一半。在四十九岁的时候，称为莱阿·德·龙华尔的莱妮·华尔松，已结束了她的有钱的娼妇和好女子的幸福的生涯（对于这种好女子，人生是给她避免了诱人的苦难和崇高的悲痛的）。她隐瞒着自己的年龄，可是，当她向宝宝抛出一片绮丽的殷勤的眼色的时候，她也就心愿地承认自己已经达到了应该享一点幸福的年龄了。她欢喜整洁，欢喜漂亮的衬衣，欢喜醇酒和佳肴。在她的青春时代——受人阿谀的金发女郎；在她的壮年时代——有积蓄的暗娼，她都没有受到不好听的名声和暖

昧的话过。她的朋友们都记得约在一千八百九十五年的一个德拉格日，莱阿回答那称她为“亲爱的艺术家”的《季尔·勃拉》报副编辑的话：“艺术家？哦！好朋友，我的情人们真都是很会饶舌的……”

她的同时代的女人们妒忌她的摇也摇不动的健康，那些已经被一九一二年的时式所膨起了背部和腹部的青年女人，嘲笑着莱阿的丰满的胸部——不论老少，她们也都艳羨她的宝宝。

“呃，我的天阿！”莱阿说。“没有什么了不得，让她们夺了他去吧，我并没有缚住他，而且他总是独自个出去的啊。”

她一半说着谎，骄傲着这个六年以来继续不断的关系，——有时，她老实说那简直是养母养子的关系。

“礼盘……”莱阿又想着。“让宝宝结婚……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近人情的……把一个女孩子给宝宝，……为什么不把一只小鹿丢给一头猎狗呢？别人不知道宝宝是什么。”

她把那丢在床上的项圈象念佛珠似地在手指间滚动着。她在夜里把这项圈除下了，到现在也没有戴上去，因为他怕那爱好美丽的珠子的宝宝，在早晨抚弄着这珠项圈的时候，会注意到她的已肥厚了的项颈，已失去了它的白洁，而显出了那皮肤下面的宽弛的筋肉。她也不起身，将项圈佩在她的颈上，在枕桌上取了一面手镜。

“我的样子真象一个种园子的女人，”她率真地说。“一个种菜的女人。一个带着项圈到番薯田里去的脑尔芒第的种菜女人。这在我好象是在鼻孔里插了一根鸵鸟毛——我这样说还是客气的呢。”

她耸着肩，对于她已经厌弃了的自身的一切，她都是很苛刻的：一种微红的、康健的、活泼的肤色，一种适宜于烘托出那围着暗青色的青瞳的鲜明的色泽的肤色。那骄傲的鼻子在莱阿的脸上还保留着一种风度。“玛丽·安多奈特的鼻子！”宝宝的母亲肯定地说，而且她还永不会忘记补说一句：“……而且在两年之后，这位好莱阿会有路易十四的下颏了。”那张排着密密的牙齿的、从来不哈哈大笑却时常微笑的嘴，和那不常瞬目，瞬目时也是很慢的大眼睛，是很和谐的——受过一百次赞颂、歌咏、摄影的微笑，能使人忘倦的，深沉而恳切的微笑。

至于身体，莱阿说：“谁都知道，一个精良的身体是能够经久的。”她能够把那个正如意大利泉水边的水精那样生着长长的腿、平平的背脊、鲜红雪白的大身体显示给人看。有涡儿的臀部，和高耸着的乳房，是能够保持

到，莱阿说：“宝宝结婚以后好久。”

她走下床来，裹了一件睡衣，亲自把窗帷打开了。正午的太阳透到了那桃色的、快乐的、过于盛装而又陈设着过时的奢侈品的卧房里。那里有两重花边的窗帷，蔷薇花纹的壁幕，涂金的木器，遮着桃色和白色的灯罩的电灯，绷着时式的绸缎的古式的家具。这间软绵绵的卧房和那张床——那个既不好看又不适意的，锻铁雕铜的弄不坏的大杰作——莱阿是不肯抛弃了的。

“不，不，”宝宝的母亲坚决地说。“这房间并不那么坏。连我也都爱这间卧房呢。它是一个时代，它有它自己的漂亮之处。它有巴伊伐的风味。”

在梳起了蓬乱的头发的时候，想起了那国妖，莱阿便微笑起来。听到了两扇门的轧轧声和一种碰在轻巧的家具上的履声，她匆匆地把粉涂抹到脸上去。宝宝已怒气冲冲地回来了，穿着衬衫和裤子，没有扣领，耳上雪白地擦着滑石粉。

“我的领带针在哪里？真是强盗窝！竟抢起东西来了！”

“马尔赛把它插在领带上买东西去了。”莱阿严肃地说。

已平了气的宝宝碰到了这种开玩笑的话，正如一只蚂蚁碰到了一块炭火。他停止了她的盛气的踱步，只找出了这样的回答：

“好吧！……那么我的鞋子呢？”

“哪一双？”

“鹿皮的！”

坐在梳妆台前的莱阿，举起了她的太温柔了的眼睛：

“鹿皮^①，找鹿皮鞋。”她用一种柔和的声音宛转地说。

“在女人为了我的聪明而爱我的时候，我倒会吃这样奚落。”宝宝答辩着。“现在别的都不管，我要我的领带针和鞋子。”

“干什么？穿了背心是用不到领带针的，而鞋子呢，你现在已经穿上一双了。”

宝宝顿着脚。

“我真受够了，这里简直没有人照顾我！我真受够了！”

莱阿放下了她的梳子。

“好！走你的吧。”

①译注：鹿皮意为傻子。

他粗鲁地耸着肩：

“说这种话！”

“走你的吧。我讨厌那些说人招待不周到，又把东西乱丢的客人。回到你圣洁的母亲那儿去吧，我的孩子，就在那儿。”

他受不住莱阿的目光，垂倒了眼睛，象小学生似地抗辩着：

“那么，我没有说话的余地了吗？至少你也得把你的汽车借我坐到纳伊去，是吗？”

“不。”

“因为？”

“因为我要在两点钟出门去，而费里培又在吃饭。”

“在两点钟你要上哪儿去？”

“做礼拜去。你难道不会拿三个法郎去雇一辆街车吗？……傻子，”她慢吞吞地说。“在两点钟，我或许要到令堂那儿去喝咖啡。你不乐意吗？”

他象一头小雄牛似地摇着他的头。

“你们欺侮我，你们什么都不答应我，你们把我的东西藏起来，你们……”

“你难道永远不会自个儿穿衣服吗？”

她从宝宝手里把领和领带拿了过去，替他扣上结好。

“哼！这条紫领带……！老实说，这给那漂亮的玛丽·萝儿和她的家人结起来倒真很配呢……你还还要在这上面插一根珍珠领带针吗？小骗子……为什么不带耳环呢？”

他安安静静地、软绵绵地、摇摇摆摆地由她摆布着，使他闭拢了眼睛的那种懒惰和那种愉快，现在便又回来了……

“亲爱的囡囡……”他喃喃地说。

她给他拭净耳朵，给他挑齐那分开他的黑发的微青的细线路，用一个湿着香水的手指拨转他的鬓角，在那如此贴近她呼吸着的诱人的嘴上，很快地吻了一下，因为她实在是耐不住了。宝宝张开了眼睛，嘴唇，伸出手去……她却把他推开了：“不成！一点差一刻了！走吧，我不要再看见你了！”

“永不吗？”

“永不！”她异常温柔地笑着对他说。

他走了的时候，她骄傲地微笑着，吐出了一口遏住的欲望的断断续续的气，倾听着在院子里的宝宝脚步声。她看见他开了铁栅，然后又把它

关上，踏着他的插翅似的步子走远去。那时立刻有三个手牵手的女店员，出神地望着他，喊道：

“哎唷！我的妈呀！这真叫人不相信了，一定是粉捏出来的！真想去摸一把呢。”

可是那萎靡了的宝宝，却连头也不回一回。

二

“露丝，给我打洗澡水！修指甲的可以叫她走了，太迟了。把新的那件衣服，白里子的青色的帽子和小皮鞋拿来……不，等一会儿……”

莱阿交叠着腿，摸着自己的裸露的脚胫骨，又摇着她的头：

“不，青色小羊皮的镶边鞋。今天我的腿有点儿肿。受了热了。”

那个头上裹着包头布的年老的女仆，领悟似地向莱阿看了一眼：

“受……受了热了。”她耸着肩驯服地把这话重说了一遍，好像是说：“我们知道的……什么都要老的……”

宝宝走了以后，莱阿便重复变得灵活、精细、轻松了。不到一个钟头，她已洗完了澡，擦过了檀香酒精，梳好了头，穿上了鞋子了。在烧热烫发钳的时候，她趁空翻了一翻总管的账簿，叫打杂的爱米尔来把镜子上的一片青色的尘翳指给他看。她炯炯地向四周看着，什么也逃不过她的眼睛，然后，对着伏佛里酒和那盛在一个湿雨蛙一般绿的吕拜勒磁盆中的六月莓微笑着，在一种愉快的孤独中进餐。在这长方形的饭厅里，路易十四时代的大镜子和同时代的英国式的家具，通风的食橱，高脚的小桌，镂花的可以说全是乌木做的纤细而坚固的椅子，这些东西，一定是从前一个美食者所选定的。镜子和堆的银器映出了丰盛的阳光和伯古街的绿树。莱阿一边吃饭，一边察看着那些附着在食叉的镂花中的红色的粉，又闭了一只眼睛考究着黑色的木器的光泽。那总管站在她后面，怕她又要找事儿了。

“马尔赛，”莱阿说。“你涂在地板上的蜡已粘脚了一个星期了。”

“太太以为这样吗？”

“自然啦。再加一些挥发油把蜡在炖罐里熔一熔，这很容易办。你把伏佛里酒拿来得太早一点了。一等把桌子收拾好了，你就把百叶窗关起来，这样热真受不住。”

“是，太太。宝……伯鲁少爷来吃晚饭吗？”

“总来的吧。今天晚上不要冰乳酪，只要做点莓汁水就是了。咖啡拿到梳妆室里去。”

她亭亭地站了起来，短裙紧包着臀部。裙下的腿是可以看得见的。她从容地从总管的遏制住的目光中，看出那句讨好她的话：“太太真漂亮。”

“漂亮，”莱阿上楼到梳妆室去的时候想着。“不。现在已不见得漂亮了。现在，我是要在脸边围白色的饰布，穿淡红的内衣和便服了。漂亮，……咄……我现在用它不到了。”

在喝完了咖啡，看过了报之后，她不容自己在梳妆室里睡一会儿午觉，她呈着一种要开拔到前敌去打仗的脸色，吩咐她的汽车夫说：

“上伯鲁太太家里去。”

被风所吹老的六月之新绿的干燥的布洛涅林中的路径，稍关的铁栅，纳伊·安克尔曼大街。“这条路我走过几趟了？”莱阿独语着。她计算着，后来也计算倦了。下了车的时候，她在伯鲁太太家门口的阶上停了步，侧耳倾听着从屋子里发出来的声音。

“他们在客厅里。”她说。

在未到伯鲁太太的住所以前，她又扑了一次粉，并把那薄雾一般的青色面纱罩到下颏边了。她回答那个请她穿过屋子去的仆人：

“不，我还是绕过花园进去好。”

一个真正的花园，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公园，它使那个巴黎郊外的全白色的大别墅孤立着。当纳伊还算做巴黎的郊外的時候，伯鲁太太的别墅被人称为“田园庄”。这可以从牲口房改筑成的汽车间、仆役室、犬舍、洗濯场，以及弹子房、入口和食堂的大小中看得出来的。

“伯鲁太太真会花钱享福。”那些到伯鲁太太家里来吃饭喝酒又和她玩纸牌的女食客常这样说。她们还补说一句：“伯鲁太太那里会没有钱？”

在踉跄花的火一样的花丛中，蔷薇的穹棚下，白桦树的荫里走着的时候，莱阿听着那夹着伯鲁太太的尖鼻音和宝宝的干笑的人声。

“这孩子笑得真不妙。”她想着。她站住了一会儿，仔细听着那很快地被一种大声所掩住了的、低弱而可爱的女子的声音。

“这准是那个女孩子了。”莱阿想着。

她加紧了脚步，到了那客厅的玻璃门前。伯鲁太太奔了出来，嘴里喊

着：

“我们的漂亮朋友来了！”

这位小桶一般的伯鲁太太——实际上是伯鲁小姐，从前是做过舞姬的，从十岁到十六岁。莱阿时常想从伯鲁太太身上找出一点往昔的肥胖的金发小爱神，和那有笑涡儿的水精的残迹，可是她却只找到了一双固执的大眼睛、细长而坚硬的鼻子，和舞蹈中所谓“第五姿”的那种落脚的爱娇的姿态而已。

宝宝从摇椅上跳了起来，带着一种很自然的优美态度吻着莱阿的手，可是他的风度被这句话所变坏了：

“嘿！你又蒙了面纱，我真讨厌它。”

“你可不可以不胡闹了？”伯鲁太太夹进来说。“怎样可以问一位女子为什么蒙面纱！这孩子，我们真对他没有办法。”她温柔地对莱阿说。

在草帘的金色的影子里，两个女子站起来了。那个穿锦葵色衣服的女子，向那个把她从头看到脚的莱阿冷淡地伸出手去。

“天啊，你真太漂亮了，玛丽·萝儿，你真是十全十美！”

玛丽·萝儿微笑着。她是一个红发的少妇，生着棕色的眼睛，她虽则不言不语，无举无动，却已经够使人惊叹的了。她好象出于卖弄似地指点着那另一个女子：

“你还认得出这个我的女儿爱德美吗？”她说。

莱阿向那少女伸出手去，那少女勉强地握了一握。

“我的孩子，如果你不长得那么快，如果玛丽·萝儿不越长越年青，那么我早该认出你来了。你现在已脱离了寄宿学校的生活吗？”

“是这样吧，是这样吧。”伯鲁太太大声说着。“这个魅力，这个优美，这个十八春的奇迹，是不能永远地让她埋没了的！”

“十八。”玛丽·萝儿柔和地说着。

“十八，十八！……对呀，十八！莱阿，你记得吗？这孩子行最初的领圣体礼的那年，正就是宝宝逃出学校的那年，你是很清楚的。是吗？是啊，顽皮孩子，你逃了出去，而我们俩却都替你担心事了！”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莱阿说。于是她和玛丽·萝儿互相稍微地点了一点头——好象是好剑手的“击中了”一样的表情。

“应该给她嫁人了，应该给她嫁人了！”伯鲁太太接下去说。凡是一个头等真理，她至少是要说两遍的。“我们都去吃喜酒！”

她便摇动着她的小臂膀。那少女带着一种淳朴的羞怯望着她。

“这对于玛丽·萝儿倒真是一个女儿。”莱阿很用心地想着。“她母亲的出色的各种长处，她都稍稍地有一点儿。象扑了粉似的蓬松的灰色的头发，避人的不安的眼睛，忍住了不说话不笑的嘴……这在旁人看来是可厌的，可是在玛丽·萝儿却是少不了的。”

伯鲁太太在莱阿和那少女之间，放入了一片母性的微笑。

“要晓得这两口子已经在花园里结为伴侣了！”

她指着那个站在玻璃窗边抽着烟的宝宝。他把烟嘴含在牙齿间，头向后仰着，免得烟迷了眼睛。那三个女子都望着那个仰着头，半闭着眼睛，并着脚一动也不动的少年。他真象一个翱翔着、在空中睡着的插翅的神仙。……莱阿清楚地看出了那个少女的眼睛中的恍惚而屈服的表情。她碰了一碰那少女的臂膀，使她吃一惊以取乐。爱德美全身颤动了，缩进了臂膀，怯生生地低声说：“什么？”

“没有什么。”莱阿回答。“我的手套掉下了。”

“我们走了吧，爱德美！”玛丽·萝儿不经意地吩咐。

那个静默而驯服的少女向伯鲁太太走过去。伯鲁太太摇着手说：

“要走了吗？早啦，别走！再玩一会儿去吧，再玩一会儿去吧！”

“时候已经不早了，”玛丽·萝儿说。“而且礼拜天的下午你是还有许多客人的。这孩子是怕见许多人的……”

“是啊，是啊，”伯鲁太太柔和地喊着，“她是一向这样孤独，这样不见人地过着生活的！”

玛丽·萝儿微笑着。莱阿望着她，意思是说：“这才真是你的女儿！”

“可是我们不久就会再来的。”

“礼拜四吧，礼拜四吧！莱阿，礼拜四你也来吃中饭，是吗？”

“我来的。”莱阿回答。

宝宝已在客厅的门边碰到了爱德美，他站在她身边，却不屑谈话。他听到了莱阿的答应，便回过头来：

“好。那时我们可以坐汽车去兜风。”他这样提议。

“是呀，是呀，那正是你们年轻人的事。”伯鲁太太乐不可支地说。“爱德美和宝宝坐在汽车前面，我们呢，我们坐在后面。让路给青年人吧！让路给青年人吧！宝宝，我的宝贝，你可以去叫他们把玛丽·萝儿的汽车开过来吗？”

虽则她的小小的圆脚在阶上颠簸着，她却终于把她的那两位女客送到了小径的拐角上，然后把她们交托给宝宝。当她回到客厅里来的时候，莱阿已经除下了帽子，点旺了一根纸烟。

“她们两个都是多么漂亮啊！”伯鲁太太喘息着说。“可不是吗，莱阿？”

“真可爱。”莱阿喷了一口烟说。“可是那个玛丽·萝儿……”

这时宝宝回进来了。

“玛丽·萝儿怎样了？”他问。

“多么漂亮！”

“啊！……啊！……”伯鲁太太同意着：“那倒是真的，那倒是真的，……她曾经非常漂亮过！”

宝宝和莱阿相视而笑着。

“曾经！”莱阿加重地说。“可是一点也没有老啊！她一条皱纹也没有！她还能穿锦葵色的衣服，穿着那种我厌恶而又厌恶我的颜色的衣服！”

不动情的大眼睛和纤细的鼻子离开了酒杯：

“一点也没有老！一点也没有老！”伯鲁太太锐声地说。“玛丽·萝儿是在一千八百九十五年生爱德美的，不对，是在一千八百九十四年。那时她和一个唱歌教师一同走了，把那个送她那粒出名的桃色钻石的加利比丢了。……不对！不对！……待我想！……那是再早一年的事！”

她高声而不入调地象喇叭一样地吹着。莱阿用手掩住了耳朵，宝宝严重地宣说：

“这样的一个午后，如果没有我妈妈的声音，那真是太满了。”

她毫不生气地望着她的儿子——她对于他的放肆已经习惯了，气派十足地坐到一张过高的安乐椅上去，她的两只短短脚临空摇荡着。她手里捧着一杯白兰地酒。莱阿摇着摇椅，不时地膘着宝宝。宝宝滚在一张藤椅上，解开了背心的纽扣，嘴里衔着一根半熄的纸烟，一缕头发挂在他的眉毛边。她心中暗想：他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小流氓！

他们大家都并排地坐着，没有谈笑的气力，平静地耽在一种幸福中。一种久长的相互的熟稔使他们都默不作声，它使宝宝疏懒，又使莱阿平静。因为天气热了起来，伯鲁太太把她的狭紧的短裙一直撩到膝边，露出了她的小小的腿股。宝宝也暴怒地拉下了他的领带。莱阿用舌头“啧啧”地斥责他的这种举止。

“哦！由他去吧，这孩子。”伯鲁太太好象在梦中似地辩解着。“天这样

热。……莱阿，你要换一身便服吗？”

“不用，多谢。我很适意。”

这种午后的萧散的样子使她难受。在白天，她是从没有被她的少年情郎看见衣衫不整齐，摊开了上衣，或是穿着拖鞋过。“干脆就裸体好了，”她想。“坦着胸象什么样子！”她又拿起了她的图画报纸，可是并没有看。“有这样的母亲就有这样的儿子。”她想。“假如把他们放在席间，或是把他们放在乡间，骨碌：立刻母亲解开了上衣，儿子解开了背心。下工的酒保的本来面目。”她复仇似地举起眼睛来看着那个该骂的酒保：他睡着了，睫毛垂在他洁白的颊上，嘴闭着。下面亮光光的弯弯的上唇，在两角上凝着两点银色的光。莱阿承认他的样子与其说是象酒保，还不如说是象天使。她并不起身，用手指从宝宝的唇边把那枝燃着的纸烟夹了过来，投到灰盂里去。睡着的人的手，那只不是女性的，但是美丽到出人意外的手，那只莱阿曾经不是为了卑屈，却是为了快乐，为了香而吻过一百次的手，是松开了，生着尖指甲的纺锤似的手指，象残花一样地垂萎了下来。

她从报纸上面向伯鲁太太那一边望过去。“她也睡着了吗？”莱阿很高兴他们母子两人的午睡，在暑热、阴影和太阳之中，给与清醒的她一小时精神上的孤独。

可是伯鲁太太没有睡着。她象菩萨一样地坐在她的安乐椅里，眼睛向前面直望着，象一个酒精的婴儿一样专心地在尝着她的白兰地酒。

“她为什么不睡呢？”莱阿想。“今天是礼拜日。她已吃饱中饭了。她在等她的老女友们在五点钟的时候来找她。因此，现在她应该睡了，如果她不睡。那末一定是因为她在想做什么坏事。”

她们已相识了二十五年了。她们的友谊是那些得了个男子许多钱，而受他抛弃，又被别一个男子花了许多钱的轻佻的妇人们的对敌的亲密——要把白头发和皱纹共同隐匿起来的，竞争着的根深蒂固的友谊。一个是吝啬，一个是豪阔的，同时都很会弄钱的积极的女人的友情……这些关系已经是密切的了。然而最后还有一个更强的关系来使她们更密切地连在一起：宝宝。

莱阿想起了幼年时代的宝宝：一个生着长长的鬈发的小宝贝。在幼小的时候，他还不叫宝宝，只叫做弗莱特。

交替地受人遗忘又受人钟爱的宝宝，是在无生气的女仆们和惯作强笑